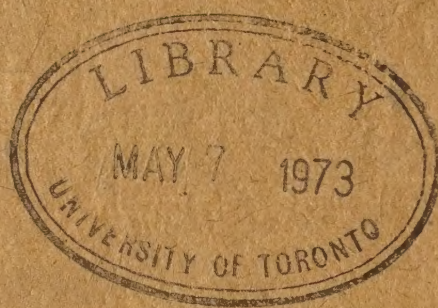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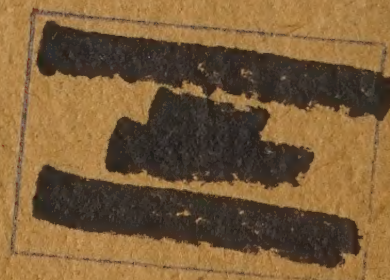
學統

十六本之十





學統卷之三十五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

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

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

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

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贗往齊人曰贗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

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按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會自去理會者而宋宣和間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爲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

廡於義未爲允當郎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高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瞽宗與享大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之三十五終

學統卷之三十六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丁寛

丁寛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寛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寛寛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寛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寛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寛授碭田王孫王孫授

施讎孟喜梁邱賀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

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
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
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
序各觀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
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
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
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

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闇廢不行於

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侯、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即宓不齊之後虙與伏通誤爲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

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

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亾威儀見時謂帝為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觔。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邱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邱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

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

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邱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元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

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淸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宏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

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

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

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
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
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
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
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
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
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
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
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

潤益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亾魯詩亾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旣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鵰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淸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

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
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
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
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
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
壘郎蕫宅塚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
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

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

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與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即此著。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

竝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元受業於融、又為之註

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竝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

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

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閔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閒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竝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坑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掇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譌漏踳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

之先斯其爲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挐聚訟如沸寡所折衷卽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

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其文尚黃老而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褒然稱擧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焜耀史冊然則帝之所謂祟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

與

學統卷之三十六終

學統卷之三十七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畧。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

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允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淸角之

操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宏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

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訥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

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邱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

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邱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與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

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

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寗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

錢帛詣倍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倍曰子盍辭乎倍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令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

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閒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淸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宏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

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大守黄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

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

于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

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

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

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其宗出拜陳

留太守賜刀劒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寛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

入官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

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

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

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邱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克已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大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祿勳孫湛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

然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宫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會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元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宏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

千餘人。元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瑯琊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沉思專精。

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釆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服虔

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淸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

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乃雍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鷙羣凶破殄始有櫜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

搴蕪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淸白異行敦悅
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
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
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
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
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
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
釣由余尅像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
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

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愼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元

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

僕射元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元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

聞元善算乃召見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
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元自遊學
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畊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
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
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
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元乃發墨守鍼膏
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
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
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元荅何休義據通深

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威不敢違意遂迫脇元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元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

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元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元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幽并兖

豫之域獲覩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蓺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

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恩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巳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

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元大會賓客元㝡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竝有才說見元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元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

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元茂才表爲
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
過長吏送迎元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
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旣寤知命當終有
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
逼元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
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
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元荅諸弟子問五經依
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元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

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元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元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典

鄭典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

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及三校統歷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嘗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間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

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與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

囂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與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

人何患不親此興之討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
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
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興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
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
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
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
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
徵為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
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

生徃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愼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

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急亢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辭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

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

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可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口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

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爾、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匈奴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摇、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荅、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强、帝不聽、衆不

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氣意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

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元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

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諫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巳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寍盜賊伺隙恒岳勃

禍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
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
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强幹弱枝之
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尚書章句
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
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
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謬敢率
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
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

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宏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

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旣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

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備冠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元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令郡守刺史二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畧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

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畧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群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

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柏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

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
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
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醊以彰
厥德子䘏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逢掖
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耆名尊宿開門受徒編
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憚
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焉
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有間矣然談說

仁義誦法先王淸議空言世道攸係洎於晩季雖
君道秕僻國勢衰微而矜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
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
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戴聖
劉向楊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曄然聞人也
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墻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
往爲尚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
其重哉

學統卷之三十七終

學統卷之三十八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

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畊助營棺槨門生亡於家即歛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寍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蓆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

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荅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畊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郄鑒命爲主薄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

老莊遠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寍可使婦無幝耶宣笑而受之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

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竝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温薨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

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頊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
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
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
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
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
容乃相驅煽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
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
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於幽顯流
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

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

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邱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幷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

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名役調皆相資須期會
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
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
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
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
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或府以
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令互相領帖則是下官
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
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

字皆為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為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此割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於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

節蒲酒永日馳騖卒年一晏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

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

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旣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

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

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章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平恒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别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秘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不率父業恒常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

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搆精廬並置經籍於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恒爲秘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諡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擾之中猶志

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名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修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力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

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戰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修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

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
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
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
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
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
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遜
性柔謹寡交遊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
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
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

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爲友、同授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常、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强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應國

史兼叅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
軍後與諸儒於秘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
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
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
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
知者奉敕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
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憾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於
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
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

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於世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歷

書與太史令張冑元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

愚按魏晉而降以訖於隋世衰道微異端蠭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淸言之浸淫老佛之克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拏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於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捜稽史冊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旣皆可旹其間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跫然之足音耶吁可慨也巳

學統卷之三十八終

學統卷之三十九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附統

葢文達

葢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竇抗集諸生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著儒開門受業是日悉至而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一坐厭嘆抗奇之問安所從學焯曰若人岐嶷出自天然以多問寡則焯爲之師抗曰氷生於水

而寒於水其謂此耶武德中授國子助教爲秦王文學館直學士貞觀初擢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爲蜀王師王有罪文達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文懿亦以儒學稱當時號二蓋高祖於秘書省置學以教王公子文懿爲國子助教旣升席公卿更相質問文懿譬曉密微遠近宗仰終國子博士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少舉明經累補博城縣丞兗州都督紀王愼深禮之命其子東平王續從元感受

學天授中稍遷左衛率府錄事兼直宏文館是後則天親祠南郊及享明堂封嵩嶽元感皆受詔共諸儒撰定儀注凡所立議衆咸推服之轉四門博士仍直宏文館長安三年表上其所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並所注孝經史記槀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書閣詔令宏文崇賢兩館學士及成均博士詳其可否學士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譏元感掎摭舊義元感隨方應荅竟不之屈鳳閣舍人魏知古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右史張思

敬每爲元感申理其義連表薦之尋下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文强記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五經之指南也中宗即位以春官舊僚進加朝散大夫拜崇賢館學士尋卒

褚無量

褚無量字宏度杭州鹽官人幼孤貧勵學受經於沈子正曹福刻意墳典家近臨平湖湖有龍鬬里閈爭走觀無量方十二讀書自若長老異之尤精三禮史

記畢明經官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士詔定
南郊儀時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皆希旨請皇后
爲亞獻無忌與博士唐紹蔣欽緒等爭以爲郊祀大
事不可以臆斷必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古典率
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而膺福祐也周禮者周公
致太平之書法天地而行政教辨方位而敘人倫其
義可幽贊鬼神其文可經緯邦國折衷王事其可忽
乎周禮冬至祭天圜丘祭莫大焉王后內主禮莫重
焉令合助祭宜明著禮典乃今無之蓋由祭天南郊

不以地配土以始祖不以祖妣配故王后不與也謹按王后行事具載內宰職中內宰凡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祼獻祭天無祼祭天之器惟陶匏無瑤爵也內司服掌后六服無后祭天之服巾車職掌后五輅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之文是后祭天不與也惟漢書郊祀志有天地合祭皇后預饗之事則末代强臣擅朝黜神詔祭不經之典不足爲法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忝守經術不敢黙循意蓋以抑后時相巨源佐欽明以苟悅后意故無量議格以母老請停官歸侍光宗爲太子名拜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太子釋奠國學講孝經禮記隨文納誨博而且辨畢授銀青光祿大夫賜章服綵絹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廬墓左手植松柏羣鹿犯之無量號哭曰山衆草非乏何忍犯吾先塋樹耶鹿以馴擾不復抵觸無量爲終身不御其肉喪除服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爲設腰輿聽乘入殿中頻上書陳時政得

失多見納用手敕褒美開元五年幸東都會太廟壞無量因天戒以獻規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爲獻帝卽以頒太子諸王仍詔於諸儒中選行誼經學著聞者克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行齒胄禮詔無量升座勸講百官觀禮卒年七十五帝爲舉哀廢朝五日謂宰相曰無量朕師今不逝宜用優典於是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葬事官給後帝於書殿得所著史記至言十二篇愛之嘆息焉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出樵夜然以讀書遂博通經史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累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謫嶺表太僕崔貞慎東宮帥獨孤禕之出餞之易之怒使人上變告貞慎等與元忠謀反武后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迫無出囚懷素執不從后名詰之懷素對曰元忠犯配流貞慎以親故往餞法當譴而以爲謀反則誣昔彭越以逆誅欒布奏事尸下漢貰不坐今元忠罪非

越比餞送者豈宜以非法坐哉后爲霽威夏官侍郞李迥秀藉易之勢招權賄懷素劾罷之以黜陟使行江西處決平恕遷考功典舉平允權貴謁請不能撓開元初爲戶部侍郞封常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老猶篤學手未嘗廢卷謙文慎畏稱長者元宗詔與褚無量同侍讀已又詔與同勾校秘書懷素奏召國子博士尹知章杭州參軍殷踐猷等是正文字未就卒帝舉哀洛陽南城門謚曰文

元行冲

元行冲名澹以字行後魏常山王素連裔孫也少孤養於外祖司農卿韋機方正博學舉進士累遷通事舍人狄仁傑甚重之行冲自請曰相畜羣材猶富貴家畜聚自資也有脯腊膎腴以供滋膳必有參朮薑桂以防痾疾門下賓客充旨味者多矣願以不肖之身備藥物之任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累太常少卿開元初爲關內按察司自以非彈治才辭入爲右散騎常侍嗣彭王子志謙坐誣告自誣桀連四十人行冲列其枉奏見原遷大理卿侍御史李

傑爲判官誣陷下行冲行冲言傑歷官清貞從下服
時論韙之已同辭刑獄官求散秩充檢校集賢元宗
自注孝經詔行冲爲疏立學官時左衛率長史魏光
乘白以魏徵所撰類禮列學官帝命行冲總諸儒集
義作疏將立之張說言戴聖所錄向已千載與經並
立不可刊也魏孫炎始因舊書擿類相比有如鈔撮
諸儒共非之徵加整次實本炎舊殆未可立也尼不
行於是行冲著論辨之曰小戴禮行於漢末馬融爲
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解世不傳鈎黨獄起鄭康成

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雖志存探究咨謀靡所具
鄭志者百有餘科則戴記之遠於禮經康成見之矣
章句之徒曾不是省王肅因之或多攻詆孫炎雖扶
鄭義條列支分而箴石間起增革者百篇魏文貞病
羣言之錯雜采衆說之精深刊正芟蘁命曰類禮所
謂異而不害其同者也太宗覽而嘉賞錄賜儲貳陛
下纂業乃制諸儒甄分舊義甚盛德也章句之士疑
於知新果於仍故擯壓而不申詎不悲哉夫改易章
句是有五難自古患之矣漢孔安國注古文尚書族

兄臧與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正而未能浮學守株衆邪非正自古而然此道未信而獨智爲譴其難一也昔孔季彦專古學而孔扶與俗浮沉每誡季彦曰今朝廷幸章句內學君獨修古義非章句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世君其難哉其難二也劉歆好左氏欲建學官哀帝納之諸儒遷延不肯置對歆移書誚讓諸博士皆忿恨光祿龔勝爲憤悒乞骸司空師丹大怒詆之至以爲改亂前志非毀先帝以君賓之學公仲之博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

命子駿負謗於世其難三也王肅規鄭元數千百條鄭學馬昭驟劾肅短詔遣博士張融按經問詰推處是非而肅歲時疲於酬對其難四也君子用心願聞其過如日月之食衆見衆仰而專門之徒恕已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王邵有言魏晉浮華古道湮替士大夫恥爲章句惟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盜稱孔聖有誤諱聞鄭服之非其難五也夫物極則變比及百年當有明哲君子起而正之恨不與吾同世爾以老請

去官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歸崇敬

歸崇敬字正禮蘇州吳郡人治禮學識容典父要以孝聞天寶末舉博通墳典科爲舉首授左拾遺累集賢殿校理元肅二帝山陵參掌禮儀遷主客員外郎兼史館修撰國大典禮常參議焉代宗幸陝名見問得失崇敬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德先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以倉部郎克弔祭冊立使使新羅渡海而風或請以單舸免崇敬曰與共舟者數百人俱何忍

獨濟哉少遜而風定先是使外□者多齎金帛貿中國所無物爲利崇敬囊橐惟衾衣東□服焉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作亂御史請望祀崇敬正色曰聘禮既受命卽道死介以尸將事尊命也豈有畏耶竟成禮而還累禮部尚書卒然崇敬所議郊廟配享國學胄禮頗具類摯於名物度數於禮不謂深有子曰登孫曰融皆世其家學

愚按唐儒自昌黎而外顏師古孔頴達其表表者

然並於大節有虧而張士衡蕭德言啖助趙匡陸質之徒蓋亦無所取焉博而求之三百年間無愧聖門者何寥寥也學者尚論每嘆唐室經學不振而儒林爲之大衰不其然與不其然與

學統卷之三十九終

